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三九・經部・春秋類

春秋家說三卷

〔清〕王夫之撰

一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清〕毛奇齡撰

一二五

學春秋隨筆十卷

〔清〕萬斯大撰

二三七

春秋三傳異同考一卷

〔清〕吳陳琰撰

二八九

春秋通論十五卷〔存卷一至卷十、卷十四、卷十五〕論旨一卷春秋無例詳考一卷

〔清〕姚際恒撰

二九三

春秋傳注四卷

〔清〕李塨撰

四三三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首一卷

〔清〕陸奎勳撰

六〇三

2682/09

晉煥家說三卷

後學吳讓之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氏  
樂于金陵節署

春秋家說敘

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西陽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劉氏畢業而疑疑帖經之術已疏守傳之述未廣也已乃研心曠日歷年有得惜無傳人夫之夙賦鈍意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傾覆府君於時春秋七十有七悲天憫道誓將謝世乃呼夫之而命之曰詳者略之開也明者晦之迪也雖然綦詳而得略綦明而得晦不尠矣三傳之折衷得文定而明河南之舉要得文定而詳習其讀者之所知也經之緯之窮於幅日之月之翳於陰習其讀者之未知也小子其足以知之乎夫之蹶然而對曰敢問何謂

春秋家說敘

也曰文定之於春秋也錯綜已密所謂經緯也昭回不隱所謂日月也雖然有激者焉有疑者焉激於其所惑疑於當時之所險阻方其激不知其無激者之略也方其疑不知厚疑之以得晦也夫之請曰何謂激曰王介甫廢春秋立新說其言曰天戒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文定激焉數災異指事應祖向歆尙變復孔子曰畏天命非此之謂也畏刑罰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譴責而孝者子之誼衰若此者激而得滯滯而得略天人之徵不詳矣載憤辨之心以治經而略者不一也夫之進請曰何謂疑曰宋之南渡金狹餘毒逼稱臣妾韓岳劉張擁兵強盛建炎臣主外憂天

福之覆車內患陳橋之反爾外憂者正論也內患者邪說也文定立廷論道引經比義既欲外亢伸首趾之尊復欲內防削指臂之勢外亢抑疑於內僭內防又疑於外疎心兩疑說兩存邪正參焉其後澹菴南軒師其正斥王倫之奸秦張萬俟師其邪陷武穆之死而一出於文定之門效可觀矣春秋貴夏必先趙武尊王授權桓文其義一也以趙普猜制之術說春秋經世之略惡乎其不晦哉或明之或晦之而得失相雜不一而足矣夫之受命怵惕發蒙執經而進敘問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說浚其已淺疏其過深折其同三傳之末廣詰其異三傳之末安始於元年統

春秋家說後

二

天之非終於獲麟瑞應之誕明以詳者不復伸略以晦者弗有詘也幾於備矣越歲不辰歲在丁亥黃地既裂昊天復傾不弔毒酷府君永逝迄今二十有二載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之澤空存念齒蠅之生無幾恐將佚墜敬加詮次稍有引伸尙多疎忘豈曰嗣先聊傳童稚云爾  
著雍涪灘之歲相月壬子望不肖男微仕郎夫之謹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存目

春秋家說三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

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卽桓公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慨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卽爲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爲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挾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一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安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支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家說四庫全書

春秋家說目錄

卷一上

隱公九論 桓公十四論 莊公九論 閔公三論

卷一下

僖公三十一論

卷二上

文公十九論 宣公十四論

卷二下

成公二十二論

卷三上

襄公二十三論

卷三中

昭公二十九論

卷三下

定公十四論 哀公十六論

春秋家說卷一上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隱公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義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顯義也非事無義非義無顯斯以文成數萬而無餘辭若夫言可立義而義非事有則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強天下以傳心心亦終不可得而傳蓋說春秋者之所附也春秋之書元年非有義也事不足以載義義亦不得而強附之凡數之立以目言之則二繼一以序言之則二繼初目以相竝而彼此列序以相承而先後貫其理別矣故易言初言二

春秋家說卷一上

以達于上春秋書元書二以訖于終乾始不可以言九一春秋不可言一年也乃為之言曰元仁也乾之資始坤之資生者也夫乾之資始坤之資生仁也惟仁以始惟仁以終故曰乃統天統天者統天之所以有進而六位時成一元矣浸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貞終則始無貞而終無元俯仰以觀天地之化曾是各有眇而不相貫乎故夫人君之以仁體元也自踐阼之初迄顧命之頃無異致也初年而元將二年而不元矣其將取法于亨乎而體仁長成人之德豈一年而竟乎志學之事在謹于始疑道之功必慎于終故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天以仁覆地以仁載

歷終如始而大始者不恆故春夏生而亦有其殺秋冬殺而固有其生有序成無特用也僅然以始居仁而莫統其後則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貞者倚于諒矣嗚呼為此說者之強言立義而強義附事大君子不如其已之也

無一時之宐不足以陷愚人無大義之託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君子惡佞恐其亂義也因時而適宜舍小以成大皆義說也陷隱公于愚者必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成鄭莊之忍者必曰禍在宗社兄弟為小持之一口協之眾口而謂不然者鮮矣微子非不諗紂之足以亡而去之若鶩亦以人臣無將耳舜不以忍試之象顧封之而且以弭其姦

春秋家說卷十一上

二

故義者先揆于己次揆于物不以己徇物則制物之義絲已立矣故曰義內也非襲取而可無餒也義在內故外無權以心生義以義從心佞者之義說乃閤默而不敢試于前魯鄭之君怵于利深矣惡足語此利賊義佞乃乘之而大禍起可但已哉

子之于父母天也可自致者無不致而有其不能致者不得以求己之道求親也故事父母以諫而有所不諫墨胎君之于叔齊帝乙之于紂魯惠公之于軌屈道以徇愛宗臣之所必違廷臣之所必爭天下後世之所必摘而伯夷微子之與隱公道不得而與夫以親之有人惡而已不得

與其存也不諫其沒也不違則人子固有所忌而不敢致者矣身在故也身固輕于親則捐身以從親事親立身皆身事也則誠身以順親故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穀梁子欲隱公之据其位以為正親之道失其所事親之身而道圯久矣孝子之立身親之得失且姑置之而況其他乎

隱公無可立之義則可以攝隱公固有可立之義則不得復為攝矣不得為攝故隱公之立為爭國春秋必細其亂不得為攝則桓公之立為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賊周公無嗣周之義是以攝而不慚微子有元子之尊是以去而不

春秋家說卷十一上

三

恆別嫌明微而後義喻于心

夫婦之道從以為順別以為正從而弛其別別而不悖其從順正而行順矣從者天也天以合為德使人殊于艸木之無情也別者人也人以辨為紀人之殊于鳥獸之非性者也生而從者婦之順生而別者夫之正逮其沒矣孝子慈孫為合而從之以敦親也合而從之必辨而別之以致尊也不辨無別一之相從則是為其生之相合也以情而徇之而性斃矣夫孝子慈孫以道尊親而豈其然哉故曰合葬非古也古之為葬者丈夫從于丈夫之黨以其昭穆而耐于王父婦人從于婦人之黨以其昭穆而耐于王

姑崇別者使之居正以終所謂以道事親而尊之者至矣  
母之喪服替于父父在則不得伸其尊其葬合矣則將等  
夷之而無所替邪抑使之相就而故替之邪無使相就而  
故替之斯以義制禮而尊其母者可伸故喪有異服而葬  
無異制別則得以伸恩也且夫耐廟之禮耐于王姑而弗  
同寢厚其別也至矣別之既厚乃可合之以敦親故有事  
則告配而合食合食者親之也告配而後合則以示夫合  
之者子孫之義而非先人之志欲尊親之義並行不悖矣  
夫祭者以享神也葬者以藏形也神肇性形開情性率道  
而尤不苟從情統欲而且使無別是為導諛之子孫不能

春秋家說卷一上

四

以性事親而愛以姑息也故曰合葬非古也古道替禮意  
湮私欲橫行天理不復乃有如宋人之制皇后先薨則暫  
葬以俟山陵之合此夫以婉孌之情處其君親不孝之尤  
而說春秋者且以為古治張氏邪說殄行嘻亦甚矣殯非殯  
葬非葬乖死者歸藏之期而懸擬生者之且夕同處何不  
仁也君子以性治情則情順而性正視其親猶己也視其  
親之亡猶存也則何事此婉孌者為哉隱夫人子氏薨而  
不書葬著恩禮之不逮焉爾隱公之為君大夫卒而不視  
小斂夫人薨而替其葬春秋以為已薄著其事而義自見  
也穀梁謂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夫生從君而死從王姑禮

別而義殊矣一而無辨此惡知禮意哉

義之制在心如利斧之折可否破而無有榮洌其間者也  
故以讓制者遠避于受泰伯虞仲是已以攝制者不疑而  
讓舜周公是已惡有持君父之國家中位于辭受退不避  
其榮進不任其重榮洌兩端以交喪者哉隱公之可有國  
與其不可有國一惟制之審耳其不可有即其可有而欲  
不有則如泰伯虞仲離之千里而興廢之故不再與聞可  
矣如其可有則固有之居大位守大器握大權流放竄殛  
惟所施定宗禮翦商奄誅二叔唯所用義不得復聽之他  
人矣今所不避者榮也所不任者重也公子豫不告而伐

春秋家說卷一上

五

衛行矣公子鞅固請而伐鄭行矣先期而伐宋從之矣乃  
若曰吾攝也弗執焉以自任可也以君父之國家倒權而  
授之臣下而魯公室之不有威福自此而始豈徒喪其身  
之足以償責乎嗟乎于肅愍之不免于禍天也人已盡矣  
持大制而行乎不中止之塗荏苒逡巡禍固不可避而咎  
隨之矣易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君子之免于咎也滅頂之  
不恤而況其他乎

衛人殺州吁于濮大詞也大衛人之殺而天下固不能難  
也當時之蟲法者莫甚于弑君之賊與于會則不復討大  
國之不能討而國人固不敢討矣宋魯陳蔡儼然以友邦

之禮禮州吁厚樹之兵而張威于外乃衛人之殺之如驅逸豚如逐失穴之虺而無難也故奉大義以行所得為習俗不能違強援不能爭已成之勢不能掣春秋大衛人之殺州吁而天下無不可為之義矣

庚寅我入訪幸詞也幸未取郕幸已取防重幸詞也人歸之則必入之而猶矜言庚寅我入之幸此日之遂得有夫祐故曰幸詞與人伐國已獨得地幸未有所取焉幸已有所取焉故曰重幸詞也非春秋之幸之也魯之幸也魯幸之而為之幸詞所以達小人微幸之情也王充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幸之所成必不徒然非

春秋家說卷一上

六

我所必得而一日得之得之不已而他日又得之豈人之愚而已之獨幸哉魯之為利取也成乎鄭之亢周也成乎齊之圖伯也鄭有凌蔑君父之惡而魯分其惡齊得鄭以成其勢而魯因成之終春秋之世魯以懿親元侯驅役于齊晉楚吳而不能自振以彌縫王室自此始矣幸之所成咎之所啓可弗畏哉長孫無忌以寶賂而族滅于武氏李德裕以美官而見制于宗閔要終而言之小人之幸又奚足以為幸

魯沒于利惟鄭指而趨合于齊愚矣乃鄭何為者以利賈魯而為齊驅也故魯愚而鄭不獨智夫愚者恆自智也魯

曰合于齊非吾病也而三得邑是坐獲也魯智則愚將存鄭鄭智其出魯下乎乃鄭抑曰助非我利也既授之魯入之矣其能終利我許田乎若郕防者他人之失他人之得而徒為吾賢也且魯既收之于郕防則不得復收之許是以二邑易一國也故齊以許讓魯而魯不敢有迫于兼許而鄭之自智也效矣故之三國者惟齊為若不智取之宋則魯有之矣取之許則鄭有之矣孰知齊之不捷于自智者其智狡乎以齊之智行之以義其可王也雖然齊之取償于二國者又在紀也魯欲合鄭救紀而不能齊制之矣故之三國者狎相沒于利而得之益緩利之益大據之益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七

安故曰小人喻于利惟齊獨爾

桓公

有質以生文有文以立質質者人事之資也質生文者後質而生既有資矣則文居可損可益之間隨無益也文立質者即以其文為質而以爲人事資于此而廢文是廢質而事不立矣古之帝王于質文之閒有益焉有損焉者後質之文也有益焉則不可損焉者因文之質也漢建元之建年號是已古者編年而無號非欲損之未益而已矣未益則文既不生質亦不立質之未立事亦無資故有待于益無可必損拘者執古之未益以爲必損不亦過乎古者

封建以公天下天子諸侯各編年而不一其繫則不得緣號以裂天之歲月然而天子為天下王夷其編年無殊于諸侯其猶未之備邪夫年以紀時時以綴事以立經編而建之號豈徒文哉黜陟之所課出納之所要要質之劑功罪之所積刑名之所折覆按之所稽皆繫此矣以日為程則今之朔亂于去月之初以月為程則今之正亂于往歲之正朔窮于三十甲子窮于六十月窮于十二故以年冠月以月冠日而後記差可久行差可遠然其以年編也以甲子紀則亦窮于六十以君之初終紀而久者五六十年下逮十年或四三年抑或踰年而易則今茲之元

春秋家說卷一上

抑亂于先君之元姦者伏姦訟者積訟即莫之姦訟而心目之眩亦府史之不給也故編年以資用莫如建號之宜簡而文也不知者以為文知其得失者以為質也號建而前之千歲後之千歲月日之所繫事之所起止源流之所因革若髮就櫛一彼一此不紛矣若珠就貫一上一下相承矣乃為之變曰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信美名之有盡也不審而同于往代其以視諸數十年間元年皆至而無可別白者不猶愈乎今天下一而郡國合文籍繁而舞法者滋浸令刪去名號互混相仍啓其疑端引其姦碑即有察吏然後從而刑之刑愈繁而變愈甚矣邇之不記何以

及久近之不行何以致遠無已而以先君之諡號冠諸其上則嚮馳之券判淫之牘皆載九廟之聲靈于其上不已辱乎審乎文質經緯之妙以知變通不以春秋編年之法例後世矣

建號之義表以德是寓箴也貞觀大中正德之類紀以功是建威也建武建隆崇以瑞是欽天也天子有善讓于天之義也元神武之類崇以先是廣孝也紹聖延祐期以休是同民也至治成化之類承以先是不害者也其諸不有倡異教乾封如意私福社長壽崇慶于道非空固人主之所宜戒尤非法者奄有祖號而不讓宋易幸與夫

春秋家說卷一上

九

瑞應非典拘忌災祥數改不已如胡氏所譏記注繁而莫之勝載斯實為建號之蠹雖然噫不可以廢食盜鹽之分均出後不可以廢仁義遽以作俑之咎漢武奚可哉利害之所生先事而知者或以理或以勢勢之可以利勢之可以害慧者知之不待智也智者察理慧者覺勢勢之所知觀于月理之所知觀于火莊周曰月固不勝火幾于道之言也觀于月雖遠而無周明觀于火雖近而有適照有適照者有適守無固明者無固心是以雖或知之不能擇之雖或擇之不能執之鄭莊公之知是已慧足以知父兄之不能其億母弟之不能協和不足以有許而猶姑有

許也。慧足以知覆亡之不能固，有而猶棄人之亂以貪許田之易也。逮其身死，國亂，許不能有而許田亦為魯復矣。詩稱居常與許則徒喪祔而成人之寡何為者哉。夫慧足知之力不足以守之，而終于亂，月火之喻微矣。勝欲者理也，非勢之能也。理者固有也，勢者非適然也。以勢為必然，然而有不然者存焉。晉獻之無道，有子之不甯，而霍魏虞虢且安然寢處之矣。是則有弟而不能協和，或可以有他人之土宇者，勢之有也。齊桓以喪亂之餘，撫有齊國，姜氏之子孫且失其序，而譚遂終入其版章矣。則新邑號檜之子孫，或可以有他人之土宇者，勢之有也。故勢者一然

春秋家說卷上

而一。弗然有可照而無適照，則有其明而無其固。明恃此之知以勝柔頤之大欲，不亦難乎？是故大智者以理為勢，以勢從理，奉理以治欲，而不動于惡。夫苟知之必允蹈之，則有天下而不與推之，天下而可行。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親親之仁出聖人之大寶曰位，而尊尊之義立。斯二者同出而異建，異建則並行同出則不悖。並行不悖而仁義合矣。嫡妾之分尊尊之義也，庶子君而崇其所出親親之仁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為其不可哉？所不可者，夫以子故寵妾而使埒于嫡也。是以欲敗禮而自棄其尊，故惠公不可以夫人之禮禮仲子，光武不得

以陰后之貴。貴東海若僖之于成，風昭之于齊，歸漢哀之于傅氏，先君無匹嫡之愆而嗣子有推尊之義，何為其不可哉？夫不可以嫡道加之妾子，可以己貴致之親義之正仁之推也。若夫子以己貴加母而有不可者，則惟伉君母以俱隆而蔑君母也。婦于太廟，致成風為夫人，則已伉矣。君母祔于祖姑而配食于考廟，則尊仲矣。妾母別宮以祀，不祔不配而加以夫人之號，亦何為其不可哉？土無二王而太王王季可並世，而與帝乙同其王，稱君無二后，君母妾母亦可並世而同其殊號，一也不祔不配而義正矣。尊以微稱而仁推矣。豈相悖耶？或為之疑曰：人子不以非所

春秋家說卷上

得者加之于親為孝，妾母而稱夫人非所得也。加之于親非仁矣。且庶子之嗣立受爵於天子，受國于先君，非己所私也。序天之秩，守天之位，而以私恩奉其所生，非義矣。夫非所得者親之不可得，抑己之不可得也。親不可得，己可得之，則猶親得之矣。苟以為親所未有，概不可加也，則天子之養諸侯，且不得並魯有四飯，爵莫大焉，而況于匹夫然且舜以天下養瞽瞍而備物之養下逮于食力之庶人，徒為瞽瞍之應得而加之無疑與？抑且曰：養者賤也，名者貴也。養可移而名不可假也。審然則舜徒以所賤者事親，邪備物之養非以為物也，己所得有不敢儉于其親焉耳。

天下者固非己之私養也舉天下之公養以致其私恩移天下之公尊以伸其私敬何爲其不可哉所不可者臣仇君而蔑君妾仇嫡而蔑嫡响响之仁虧義者也仁推而義無不正也則君子何疑焉故獻皇之加帝號盡孝者所必伸也崇廟號加十六字之謚躋諸武廟之上則導諛之臣爲之也君臣之分嫡妾之等父母之恩三者酌而成乎追尊之禮達于士大夫而無殊于天子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思以爲則則不過其思而無歉于思知禮者達此而已矣

士大夫之配封君母配其父以並崇而妾母未之及也則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上

妾不得有其封而移以奉妾母妾母之封視其妻亦與君母並尊不以妾母爲非所得也士大夫之封及于妾母而況于天子與諸侯婦人之義以從爲正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從之以爲德也從之以爲德則亦從之以爲貴從之以爲德者無成也從之以爲貴者有終也無成有終地道也但有所從不必均從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從父貴不繫夫矣王后之歸在家則稱女在途則稱后從夫貴不繫父矣庶子之母君母薨而祔已得以別廟而稱夫人從子貴不繫夫又何爲其不可哉君與君母存妾有所從子不得以其從故庶子不得爲其母

服從君從嫡也君薨庶子嗣立妾母無從而從子故得以有夫人之祀于別宮夫死從子之義也故公羊子曰母以子貴順也以從乎子子可致尊也非夫所得制也以嫡妻從乎君君不可舍所從者而別受從也君不受其從故妾失其賤道同出而異建道在子不繫先君矣

宋殤之弑馮爲之也孔父者穆公之所屬與夷者也故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知然則民不堪命之辭華督之以爲弑名目送孔父之妻若曰此可變而虜焉爾禍不發于馮督亦安敢生其心而利此哉督之弑馮主之馮之篡鄭成之也春秋之前宋鄭固不協矣鄭外挾齊內挾馮以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上

制宋而宋始不能與鄭競外挾齊而瓦屋之盟齊猶合宋內挾馮而陰餌華督以餽之于肺腑于是乎宋之生命懸于鄭之股掌而宋殤孔父其何以堪故有相敵之勢者莫患乎授之以挾讎蟲在楚而韓敵異人在趙而秦敵劉休道在魏而齊敵蕭營在周而梁敵是穆公之居馮于鄭假利器一敵以自伐雖欲守殷之家法一及一世以見先君于地下庸可得哉夫業不欲棄先德而傳之與夷則開誠布公置馮于與夷之手授之祿位以定臣主之分馮其豈邪殷之子孫有服在廷以奉家法者皆馮師也馮而不肖邪是國之蠱賊家之莠婢廢置生殺一聽之殤公而又何

恤也投之仇讎之懷而導以戕賊穆公于是乎不智矣其將畏與夷之猜而樹之勁敵以爲援則天埋人欲雜糅以共圖一事疑忌之心先之自我無間人矣故馮不出則與夷制馮馮出則馮制與夷諸葛亮爲劉琦謀者此而已矣曹操不南下劉備不走琦且爲備用以成取琮之勢矣亮挾縱橫之術以爲備計猶之可也穆公用此以行其義舉不亦悖乎

劉敞之言曰春秋誅意雖然有辨置意而徒誅事則敝也愚誅意而釋當事者則敝也故與夷之弑馮意也而春秋曰言之曰督弑其君假令以督大逆之辜加坐于馮則

春秋家說卷上

中

懷意者謂而推刃者免又奚常哉非馮則督無弑心非督則馮無弑械馮無弑械終不成其弑矣督無弑心有馮而弑心生焉馮可以生其心而生心者固督之心也則馮有心而無械督有械而亦有心隨馮也督不可縱矣且夫馮懷爭國之志而忘先君以妒昆弟信爲惡矣然其惡也有託而惡者也殤一君也馮一君也在彼在此一也使讓諸彼以與此憎不畏天啓不畏王殺一君置一君惟其好惡如薙艸以植木而冀食其利然且自謂曰吾猶是戴君也而篡殺之禍昌矣君子操大法懲大惡已大亂與其誅意以快一時之鉤距無庸按事以定天下之典刑故姦民

不畏深文之吏而畏守律之官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法而已矣一求之意以致隨發之長大猶元惡且飾意相逃而莫之服欲其懼也難哉

未修春秋則曰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春秋隱之則以自奔爲文以自奔爲文者存君臣之體不使大夫得逐其君也至于弑則目言之而無隱辭無隱辭者惡之著不可得而隱也逐與弑其惡一爾君之見逐與見弑不成乎君者亦無別也有弑甚于逐者亦有逐甚于弑者可逐而猶弑弑忍于逐也以爲不足弑而逐之逐忍于弑也彼既以爲不足弑矣而抑立逐之之文使之得逐則既未減之于弑

春秋家說卷上

下

君之辜而徒張其勢也不可以訓抑不足以懲故目言弑而不恤君臣之體裂障其君以不道其賊也隱其逐而不正首惡之名重其君以不授之勢也嗚呼聖人之權衡精矣胥天下而無敢弑其君者則又孰敢逐其君哉彼夫敢逐其君者皆挾可弑以臨之也劉裕蕭道成已篡而必弑趙匡義先弑而後敢篡弑禍止則不臣之心有畏而不發治其弑無治其逐無治其逐故專責之君

子曰行夏之時言王者受命創制必革周曆而從夏則周曆之失也久矣故善治曆者因天之理亂七政者因人之數日食而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夫日月之合何以知其合哉毋以食知之置朔于食之前置朔于食之後其以何者爲朔也曾不知正而相承以誤者數百年周歷亂矣故曰夏數得天言周歷之不得天也不得天胡以歷爲天周歷之所以亂者尊人之數而屈天之理也尊數而屈天侮天者也後之言歷者或以律或以易遷天以就其八十一四十九之數而朔有非天朔者積朔非天朔而閏之非天閏者抑積矣嗚呼天之理固一貫也然豈滯形滯數而無參差互成之妙哉區區得一隅之法象舉凡天下之理數悉以此而範之天且從其私意而不得以伸其固然而況于人事之與物理故曰所惡于

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春秋家說卷一上

夫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倫之始也乃既成乎有矣而人之行乎此倫也父子之仁性也君臣之義夫婦之禮道也道率性而成乎性之用則天理人欲並行其間以聽修道者非猶夫父子之一乎性矣君臣之閒有利焉夫婦之閒有情焉是以修道者正其義以明夫不謀利也崇其禮以明夫不狎情也陽者質與也陰者質求也稱其質以俾陰求而陽與則陰以情動以利往而不保其貞故陽任與而且任夫求陽雖求而剛者之貞不失是以大正故君下賢以爲義夫逆婦以爲禮酌剛者之可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七

使求而以崇陰之恥聖人之以裁成天地之宜者大矣哉夫親迎之義而旣然矣一乎禮以正情情無可過也自然之情且勿使過況于不情者之以利賴于之者乎情之所不及以旁出而侈于惡者曰權曰利曰好逸而憚勞此三者以蝕情而于性爲尤賊旣正情而崇以禮矣而又以爵之尊卑則趨于權也以國之小大則汨于利也以道里之遠邇則姑用于逸而憚于勞也此三者情之尤劣者也挾貴以權挾富以利憚遠而偷安其以視陰陽必感之情爲孰重乎而以此爲禮則是過于所感而通之于妄唯小人之敦鋒倫者爲然而豈禮哉逆之于館者爲天子言也諸侯不敢以女故致天子而就近以授女焉且率土而皆天子之士惟所命之而卽爲諸侯之居則命之以館而館卽諸侯之廟也故逆之于館可也逆之于境未之前聞也逆者必有所授迎之于境必有授于境者是齊侯送姜氏于謹爲得禮矣乃春秋之書曰公會齊侯于謹不正其親迎之文是不與逆之于謹也不與逆則不與送不與逆則逆之于境者將無所授受若相遭于逆旅而以之歸又豈非野合邪故逆女必親親必于國爵之尊卑國之大小道之遠近一也崇禮以替欲伸道以抑權率義而忘利求心之安而不恤其勞陽道也剛之貞也健之行也道在求而彼

皆轉矣

春秋之記紀事爲詞也悉所以閔紀也紀之求免于亡其道盡矣齊以九世之讎爲名而所挾者取威辟土之心以遠交鄭而近攻紀將內自廣而外求諸侯則雖以太王當之而亦莫之免春秋之諸侯安其危而益取幸焉未有能併命盡力以憂其亡者而紀能憂之卽或憂其亡而亦旁視疆大妄布腹心舍虎就狼以幸旦夕之安未有歸宗國請王命持大正以敵疆暴而紀復能之王不可恃不得已而戰戰而猶足一勝也則其上下之同力亦可知已戰不可繼抑又不得已而與之講周旋萬一垂亡而猶存者且

春秋家說卷上

末

二十餘年非齊力之有待也紀之祈天而請命者力未竭也不幸而居疆齊之左右不幸而當齊之將西事中國以先取益于東尤不幸而爲之天子者桓王也不幸而爲東州之望國者魯軌也抑不幸而居閒以司離合者狙詐之鄭也紀之不亡何有哉春秋之義上告天子而紀已告矣下訴方伯而紀已訴矣效死以戰而紀已勝矣不得已而納成而紀已請盟矣紀之可爲者止此矣若曰魯桓者非所主也則紀又將誰主邪以名義言天子且不能庇其婚姻矣桓卽不篡而齊亦何憚以勢力言魯固非齊敵矣抑將西走秦晉而秦晉固不戕恤而走吳楚而吳楚或應之

則又蔡之于吳也許之于楚也劉隗之于段氏石晉之于契丹趙宋之于女直蒙古也所謂舍虎就狼以自斃者也安得起質成之文王旬宣之方召于泉下而與歸哉四國有王卽伯勞之詩人之所爲悲思也春秋詳紀事于始詩錄曹鄴于終有同惡焉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之情見矣區區以成敗之已事責紀者吾抑不知其何以爲紀侯謀也

周末文勝于質往往離質以爲文禮家不審其非先王之舊相承而爲之說于是有云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嗚呼此漢儒之所以多詖辭也義奚出出于心之制也禮奚出出

春秋家說卷上

末

于心之節也義禮性之德也性凝于心而與心爲體也與心爲體則其顯諸用也固根心以生根心以生則植其根而後枝葉得榮枝葉之榮不能離根而別爲榮理所順勢所暢情所安故榮也是以君子以義制怨非其義也而有弗怨如其怨也而怨卽義以禮節怨非其禮也而有弗怒如其怒也而怒卽禮勢無逆而不暢情無拂而不安理之所繇順乎心也而如其怨不棄義也則義亦不平怨矣如其怒不廢禮也則禮亦不懲怒矣相與並行而各自爲枝葉是榮薺其莖而華實異夢豈理也哉義禮者天理之實也怨怒者人情之發也實者實其所發發者發其實也怨

怒發以義禮則始終相扶而情協理矣介然情動而情爲欲使怨怒之發離義理以浮用而喪其實乃既任其欲以爲怨爲怒復可循義理之文以相緣飾則夫天理者其以爲飾人欲之具與故知義之不可棄則無如已其怨知禮之不可廢則無如釋其怨弗已弗釋而以義禮挽其已離之波是夫天理者抑將以供人欲下流之用乎惟其視義禮也末故其用怨怒也輕其用怨怒也輕而尤用義禮也賤率天下以狂爲于義禮之文而實挾橫流之情欲以爲主相率以僞而天理蔑矣故曰義以爲質非其文也禮之用和爲貴非其矯也昨戰而今相爲禮主賓之間相矯以

春秋家說卷一上

手

交而離質以爲和於女安乎葬之必會伸其哀也誠哀之故必會之殺其父兄俘其子弟折馘其臣民而凌其君姑相從而阻無從之涕其果哀焉否耶受客弔者必稽首拜其見愛也死者暴骨傷者扶病但以一賻一贈之私恩率死傷者之子弟匍伏就列以拜德其果見德焉否耶弔者含怨怒以往受弔者含怨怒以迎之非蕩然盡失其本心者亦孰能爲此哉故曰匿怨而友其人君子恥之友且不可而況君父死生之大禮忍干之邪韓厥之奉觴加璧驕者之色也鑿鍼之攝楹承飲詐者之術也周衰道喪相習于義理之文以巧用其騙詐乃以居之不疑曰吾猶是義

之執而禮之守也人欲有託以益肆而天理盡亡矣實則亡之文猶借之故異端得操其左券以相責曰夫義禮者如斯而已矣非有恤死之義而可以賻贈爲義是白彼白而我固無白者存也告子之所以外義也業已攘臂而禮仍之則亦業已爲禮而攘臂又仍之是忠信薄而徒爲亂首也老子之所以賤禮也故夫子歎曰知德者鮮矣不知德而以言道道反喪德異端乃乘墮以攻而有餘力說春秋者未之思爾

易正定變春秋無定徵乾之初亦屯之初坤之上亦需之上時異而德異無定矣桓之無冰亦成之無冰世異而驗

春秋家說卷一上

手

異無定矣無定變可無定占無定徵斯無定應無定占者天無定象也無定應者天無定心也天無定象君子有定儀天無定心君子有定理故易春秋之言天俾人得以有事焉知其無定任之以無定則廢人之天王安石之悖也以其有定定天之無定則罔天之天漢儒之鑿也君子有定儀則不憂變之無定象體乾之行自強不息效坤之勢厚德載物道亦博矣而不亂也君子有定理則不患微之無定應捍患禦災側身修行道亦約矣而不泥也故君子之于災異也知其爲天之異人之災而已矣其或致之既往而不可咎矣其自至也則氣之戾也數之窮也君之與

民之與物必有當之者矣亦思其當之者不遂其害而已矣疑既往之有以致之而遂改之則使一燠一寒與于比歲將遂一張一弛日變遷其政事以迎隨之于杳茫而君無固心吏無定守民無適從綱紀墮國且敝矣不慮其當之者之害而早爲之防則食竭無繼盜起不弭疾疹作而無以相救租收雖勤于憂畏亦何補哉夫君子有定理捍患禦災側身修行是已遇異而懼則省愆思過苟有可省而可思者無不用也清夜之所愧怍天之知也無事向天而問何忒也遇災而懼則儲粟省役詰戎修備弔死問疾先于其事而災無能爲矣六府之所修五行之平也無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三

事向天而求其復也故寒極無冰氣之沴也民受之而疹作物受之而生不昌先事而爲之備加于素而益虔以其定理修人之天則承天治人之道盡春秋所以謹書災異者亦此焉耳劉向父子不審而各爲異說刻定微以區類而變通之天豈然哉劉氏有私天而天隱于人心矣故君子之知天知人之天也君子之應天應天之于人者也楊然自大以爲被元象者不出此指紋掌圖之中多見其不知量已

春秋于大惡有如其意而書之者有如其言而書之者桓宣之書卽位如其意也天王微車于魯而曰來求如其言

也天子有徵于侯國而侯國名言之曰求惡莫大焉如其名言以書之以是爲不臣之盡詞矣以謂天子不宜有求則稱求以抑之非也天子不宜有求抑之可爾遂取其名而逆之則是父苟不慈而遂奪其父之名也可乎將瞽瞍殺舜而可謂之弑矣聖人無已甚之心斯無偏重之詞臣逐其君不曰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說者以爲端本而責見逐之君固已然以歸罪于見逐之君而顧使得全其爲君不受臣子之逐則責之也以義全之也以道故曰非聖人不能修春秋道義雙措不偏之謂也取榮巽卑屈之詞加諸人倫之最重者若一失道而不妨爲諸侯之僕妾斯不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三

亦過爲已甚乎且周之有徵于魯皆非無厭之索也求賻求金皆喪故也春使家父求車三月而天王崩其爲王之不豫有司庇喪紀之不足以彌留之命微之也明矣周室東遷王畿不足于大國之版章諸侯職貢曠廢不修遇死生之大故無以成禮弗獲已而微之于懿親喪可知已王畿千里足以充費安得此太平黼黻之言以責寄位之君邪王室之貧弱衰微也于斯已極且不假之以寵威而特立丐索之名以抑之是春秋且爲亂史矣故曰求者厚誅魯以悼周也魯不名言之曰求春秋不立來求之文矣魯人名言之曰求而春秋爲改正以隱之則魯惡不顯將無